



柳文卷之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
 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
 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
 於市不嗾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音歷甕盎盈道上把臂
 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
 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
 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
 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

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
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
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
人皆斷頭注漿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
召太尉曰將柰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
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補結者一人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
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
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
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
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

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
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
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
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旣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
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
數千頃給與農曰且孰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
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
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謏謏盛怒召農

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
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
裂裳衣去聲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
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
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
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
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
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
尚不愧奴隸耶謀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
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
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
三百疋太尉壻常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
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
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
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貞柳宗元謹上史
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
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頌蔡
諳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
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佞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
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

柳文 卷之六 三
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
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

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
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
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

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譜惟

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

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

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治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

畧章句之煩亂採摭奧旨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

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為用自始學至于大成耽嗜文籍

注意鑽礪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榎古雅切楚儒言經旨夙有

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

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

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

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

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絜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鰥嫠毆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尤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壇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耻與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

耻効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于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梁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姦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權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克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

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脩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音傍海竟吳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

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脩其官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比孟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卽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汙是歲盜據淮許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

有名以爲才堪攘袂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
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銜玉而賈石者也王衍
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徃且見獲何袞
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
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
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
天心順嘉謩于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
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
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
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
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

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
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
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
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
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旣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
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
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
命上將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
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
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謹正之言詞
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謩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

乘輿服噐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
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
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卽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
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
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旣行
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
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獻利
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骨俗作胥徒
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
誠盡忠憂勞庶務有毫忘之疾懇追陳讓除右散騎常侍
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故

褻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
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寒之道表于朝端弼違釋
回朴忠之誠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
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
宗姻無一廛之士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官以聚其族屬
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
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
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圍大節也犯
顏以陳訐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
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
稽彞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

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

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

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
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
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爲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
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
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跡有推讓之高圭
璋聞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
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旣當族屬且又通家傳

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懇
詞定謚之制謹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貞
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旣冠字曰
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

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
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
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
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
璫仲兄前大理評事長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
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
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
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
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
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閘之壯與其土疆之所
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

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
北山仿佯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
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脩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
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
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
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
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
至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
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
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
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

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
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
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
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
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
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
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
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
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
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奉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
公者六七十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

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爲骨
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
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
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
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
之官以理府著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
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
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
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
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
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

柳文 八卷之八
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
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鈎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
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
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
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
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廉類公
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旣得其
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
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
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
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

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柳文卷之八終

柳文

卷之八

八

柳文卷之九

柳文卷之九

表銘碣誄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音浮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

柳文

卷之九

一

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
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表人表人不
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
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
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
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
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
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音其澤凡公子孫罔
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
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斥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
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

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
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
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
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
生魯郡李儋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
叫闥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
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
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
輒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鍾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

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爲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
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
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
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
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
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
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
沖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下
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
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
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篲基仁德充而形乃作
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
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
作則動言是劾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麓厲貪凌待公順之
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楚廢弛尊嚴
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癯者旣肥榮如袞衣公棄不用
懲咎內訟旣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
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闈謂天蓋高曾莫我聞
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
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
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
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
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
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
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矣郡
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
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
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旣
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
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

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
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
轄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
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旣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
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
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
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
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
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
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
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

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
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
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
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踞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
首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
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
不周月而孤伯兄憑剪髮為童家居于吳太夫人母道尊
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
有成德輯其休光東溥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

詞而以為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
進士以校書郎為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徙荊州由
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為起居
郎書法不回著垂國典又為尚書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
申明嫡媵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以馭
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己他人求附離音麗而不可得者公
則却之私以胥吏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為已
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
服除為右司郎中危言直已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諛辭不
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為宣武軍節度判官毫人缺守
往莅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墾鑿境鹵度艾榛荒作爰

田以贍人食濬決潢汙築復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
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
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
朝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于三月不賜告幸其愈
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
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
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
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
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不腆之文君實知
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
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
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
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虐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
公之死志斥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
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
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
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
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
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逝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音然蓋嘗聞于古而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

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絜其儀冠仁服義干櫓

音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音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

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惟理惟公

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
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逾光
超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邊
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儒
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
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
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紂佞肅邪諂諛
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踈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閤
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
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
旣字其畜亦藝其麻鼙鼓斯屏人喜其多始富中教興良

廢邪考績旣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
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
旣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今我興仁化為齊人
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
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祐而君不壽矯矯貪凌
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矜
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簣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
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
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
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
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

故友咨懷累行暮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與有聞士諱之過者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爲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瑤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音袞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旣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旣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爲判官副

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爲御史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爲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一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處約以

終其世既斂家宰它其政視廩唯金鍾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某日祔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又居又同閨故哀而銘之其辭

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爲周賢能爲漢賢良始仕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訐謨用揚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翮其旗爰舉裳帷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其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漪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絜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脩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齎音屋音三原藍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驚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

芻茨戎備畢給版圖田洫民事時入遷揚州錄事參軍實
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貢奉叢沓一日不普鑄譙四
至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於賓僚
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
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
鬼戶爲胥徒家有襍音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毆愚蒙
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
牟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毀煮
蒿淫昏者千餘室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
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
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

天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
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
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爲德門清河濬源遠哉云云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
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爲茂功尚書清風
藹其有融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
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
大遂其性點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哀揚休命孰爲
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痲音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我
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
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
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
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
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
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
子藁葬于社墳之北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
知古今事給數敏辨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
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
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
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

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鯢爲祖畢爲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
以二葬湘滌音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
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卿府
君諱徹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
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叅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以
取直爲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遜隱宿工老師不得伏
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
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爲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

再以為佐離紛危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
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肇綴取
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
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暮歲畢具
刺金州決高施隙去人水禍渚芟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
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
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
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
為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疴詩廉
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
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

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謫謠舞擊切毬

丑洛織

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
讀書考禮收摺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
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
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
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
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
其英讎書宮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
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
柱下郎於會司徼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

溝防漢澆墊都念切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游手閒民
 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談宴以娛誰恤
 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
 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
 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墮在前長原有墓
 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
 海陬遂升其趺子道之周

柳文卷之九終

柳文卷之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
 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 并序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
 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不冒海隅時惟公
 祇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
 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
 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
 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

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音會切敏給厥

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

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

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

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

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

使公自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

夷獠魯皓切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

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

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

儲侍音維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板榦控帶兼戍已之

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艤幢再舉

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于我理烏蠻酋帥負險蔑

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

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究為誠敬皆用周禮

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剌連烏

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溝摩霄

之阻砮他力切為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

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

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竒琛良

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

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

卯文

策勲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其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閔以志于丘窆樞二切以告于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粵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徹既受休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通商平貨有來肯悅踐山跨海堅其鶴列制器足兵潰茲蟻結烏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

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砮

救列切

海無遘迕

音午

寇罔踰

越琛賫

徐刃切

之獻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閱增秩策

勲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

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

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為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繼別曰象蘄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鄒國公太宗曰玘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廙二音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

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
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叅軍入佐金吾衛進太
僕主簿叅引大駕府移爲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爲
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
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
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爲請公恐懼抑
留復從浙東爲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
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苹刺岳信二州得劉向
祕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召徒試術爲伏家上變就鞫無事
勅笞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烏獠夷刺殺郡
吏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

爲經略招討使旣至則韋

宅切

弓橐甲去斤候禁部內無

敢以賊名使得自澣濯諸酋長咸頓首送款故虜獲輸稅
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
五月頃有黑螭鼓江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
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永流黃丹砂爲紫丹能入
火不動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
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緹
音題五兩無金銀泉具幾不克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
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
年沒父曇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輿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
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壻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榮

陽鄭師貞敏捷能羣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祥實巨實延冢讒不嗣宗以支傳郇公克庸詹事
繼賢湜湜左丞惟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叅戎政
二佩郡印師歡民愛克懷以信詖辭告訕卒白其訊烏猗
猖狂盜海剽山帝命平南逖彼羣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
舟之金玉以為公服公既莅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弋弓
服矢闕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功矜
情不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悍石
構災升屋而號平聲椎音追髻音介卉裳來賻來觀膺膺鱗原祔
之顯魂松柏芊芊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寺直兼貴州刺史鄧君

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連州普
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
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治於諸侯信謹之跡
彰于所莅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
寺奉禮郎更職於劔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
柄於事於劔南則亭擬閱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
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則外按屬城內專平
準莅音曠人錫石之地叅鳧氏鼓鑄之功溢山告祥國用
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人無怨讟音讀以苦役凡處斯職莫
能加焉於江西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

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
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叅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夷
俗敬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
中丞趙良金爲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
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在茸之下直道有
立獮悍之內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
慄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遂致齒牙之猾元和五年五
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
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
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贄曰某贄十三年矣哀
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爲江西再以君爲從事

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
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
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曼姓之裔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
藩翰議讞西蜀平其狴犴巡視南楚總茲條貫貿遷化居
貨殖攸贊改煎鎔範貢輸增筭旣飭財賦亦專傳館去牧
荒陬肅其聽斷斂歎以息暴戾斯道行非選事進不避難
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葬茲
高岸才耶命耶君子興歎

呂侍御恭墓銘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爲浙東道節度

大使延之生渭爲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七州
生四子温恭儉讓以温爲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
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爲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
不事小謹讀從橫書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
冑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充冀幽洎
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爲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
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爲
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續厥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
度府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
薦爲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
事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爲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

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至廣州病
瘖音瘖瘖加瘖音帶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尚書延齡
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瓌曰特女子三人曰環曰鸞曰
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附葬於大墓欵
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温洎恭名爲豪傑
知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
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
温恭者取恭貌竒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而又
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颯颯音馮之風乎不可追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我死
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祔于先君食土葬
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
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
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
皆為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經略副使皆
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臯尚書
冑尚書伯儀尚書昌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嶺南五
府儲峙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便安
殄火訛殺去聲吏威海鹽增筭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
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

耗終不能以筋力為人羸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
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
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
優崇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
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冑曹早
沒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倣曰倣曰敏曰庭女一人嫁
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殺以平撫民以蘇僭火不孽悍吏
不牟惟寶于鹽亦羸其壽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于年
乃靜于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攜觀經考古教道斯齊克壽
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祔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來告曰
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
大夫柏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
國公耽為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
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為左
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革服
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
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
恢竒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為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
節伐趙之後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且權力無能移

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
支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
為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為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
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
輒不寢食謀度憤吒陟駕切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
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
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為孟賈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
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終
後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于
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歔歔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

乖氣離支，曷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什于京代山，九九植柏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下交公。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瀆，音賢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示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彼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為累，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

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為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為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又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糶，年二十以書于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為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音疲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為翰

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尚書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叅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愍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禁書贊推轂觀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汚吏覆升侍從躬啓沃斥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

道之躋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凶邁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僂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籍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寧岐爲族曾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號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澣字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北復趙西走戎東討齊魯五年間兵征卒戍糴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爲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饒給車繫舟連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以能遷官移

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勤為率羣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盧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鏐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為帝基克顧厥胤皇弘國謀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毅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荆于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興銘詔于神永永是徵

柳文卷之十終

柳文卷之十一

誌碣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韶音曰贈戶部尚書諱某穆曰起居郎諱某生均州刺史諱某均州與其第大理更為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即弘迎取為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當伐蔡及鄆音汴常為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待太夫人于京師道發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第某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里某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杖且廬銘曰

世守不遷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委其躬乃相戎
政宮臣理屬仍受國命南蔡北曹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
視太平馬牛旣寧告養于京棧車草草我來周道載饑載勞
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間膳飲
不違有弟之恭旣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爲汝南守居河東又五世曰慶相
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爲黃門侍郎其小宗曰楷至于唐
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生司議郎府
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
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諷

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容修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
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
罷爲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
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邪王拱子拱國子祭酒
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口裴七君之從弟
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
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斥弼所奉假守支郡
海隅以寧闢很仇怨敦諭克順從公于荆綏戎永安仍專
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忘
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乎年其
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某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辭

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爲神羞余曷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爲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寔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儲闈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龐從事以寧永安披攘荐仍于兵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浩呻呼革爲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樞于海隅而緣切墳于郟邦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音呱小子纏而不廬充充令妻鬢側瓜切首而居鳥獸號鳴助我踟躕刻此悲辭藏之奧隅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粵音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

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粵粵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徒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游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竒音右可用不能就宮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庶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矍矍於進取不

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
已與夫拳拳恐悸蒙誥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
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
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
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
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
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
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
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

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
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天
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其邪君諱申叔字
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
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
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
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
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
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
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
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

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
爲歛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
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
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
誦直廉切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
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
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
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
直社之比二百舉武吾爲子絕祖悅切焉辛亥啓土有木焉

發之緋衣緞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
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
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
先没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
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
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
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
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
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
宜福是與百越秦秦羈鬼相望音忘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

盈其銘旌爾勿忘

故温縣主簿韓君墓誌

有唐故温縣主簿韓慎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徙于南陽
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克用貞亮奮于國難侍中兄子郢
州刺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某生尚書庫部郎中
萬州刺史諱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萬州長子也以父
任爲建陵挽郎累調授王府叅軍襄州襄陽尉至于是邑
貞元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病
卒于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一日龜策襲吉祔于
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三日外姻家老謀爲之志
季第泰哀不能文故託于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

君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感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于孝
移于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于石曰
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不壽爲善
是悼祔于祖考初筮攸告季也之純寘哀無垠終窆且貧
控于仁人備物稱家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刻茲珉

東明張先生墓誌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
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
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籙聚經籍
圖史侔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
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旣亟以

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
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
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誌于
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
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
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
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弟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
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盪莽狼
悻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顛音焦隳聖圖壽離
中就異歟許勿切然與神鬼爲偶頑然以木石爲類倥侗而

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
以紀

虞鳴鶴誄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里既
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
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寔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爲鄉延訥輔漢恢定封
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斯文有
苾其芳秘書多能垂耀于唐泊于漢陽世德以昌毗贊尚
父休微用揚惟我先君並時翱翔治主記室蔚其耀光實
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寔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

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于鄉論爲秀士百郡之選叢
二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
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群類振耀于時禍
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
遺孰徇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
敬裳帷萬里來復祇祔于墓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溫
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
不再舉聞于邦家倚閭千里歡咏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
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
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吊慶交戶神胡不
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通家修好講

道爲鄰旣冠于昨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
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咸去韋弦今
則遽曰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誅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
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
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
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

河東聞喜裴君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
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
宗元以銘君之出河間邢羣以來告曰曾祖諱某寧州刺
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起居郎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

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
疑危頑很難處之地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是爲第一
天下皆仰以爲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
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而
不大君以友悌愨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
丞嗇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天其可問哉君前娶韋
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
公尤愛幸恒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
子父宋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夫人之喪自萬
年來有俟猶異室銘曰
疇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丞相

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
晦于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權佞抑釋大史是論黜陟
異幽邦命以尊神嗇豐福不棄于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
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哀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无介持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
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貫又且數十家
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
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
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其書以氏名
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

柳文卷之十一
九
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躋乎將溷而遂乎
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
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續榮澤尉周君墓誌

太傅公旣志榮澤君之葬明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以卒榮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入于汴汴陷于戎
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太素仕至雲
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州中猶有累
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
之喪至于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

柳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柳文卷之十一終

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
王屋山間去聲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
子姓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
曰茲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間去聲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君
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
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至
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
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爲天子
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
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
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

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
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榦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
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
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
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
守大怒投几折箠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
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
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
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
而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閩音聞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
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

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羣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

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其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誠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旣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旣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于死旣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荐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

續不敢卽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爲內學士以竒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爲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舉職爲邪險構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爲大官

有土地入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牆仞不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寬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爲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
凝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贊爲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歛處置使卒

質爲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爲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後爲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爲刺史廢瘠卒

李鄴江夏人果檢自負嶷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詰訓爲給事

中上方以爲相會感疾自刃廢瘠卒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

李覲隴西人行義甚脩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司者也其大理者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愨人也爲御史中丞齷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爲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

盧羣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為任事
為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為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
以損為長者

鄭餘慶榮陽人再為相始天下皆以為長者及為大官名
益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丞
復由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
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右今

為徐泗節度紆有學術魯直為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
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

虞當會稽人為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

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

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嘽嘽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莒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諳式至河南尹莒鄧州刺史
惟儉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為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棄永貞中召以為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

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百存為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為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秘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積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羣為右補闕贈給事中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
貶復爲刺史

崔芑蒲紅切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因不得位

辛暉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
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
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敢悉書所尤厚者
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
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王父某官
王父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餘慶叢而未稔濟德流祉其後
宜大秀而不實爲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
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

與人信讓當職強毅游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爲文旣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選擇貢士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延爲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旣喪主師罷歸私室方將悅遺紛埃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鵠書載筆乘輶乃作叅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潛機埋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鄰國是倣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讎歛黔首休息月校歲會莫不如

畫庫豐財羨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閫之寄叅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公堂無事朝廷延首方待以位旣而祿不及伐冰政不獲專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騁力中塗踈足高鴻輕舉在雲際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賙賻甚厚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重規等匍匐救助事用無闕丹旄素車歸于上京撰期定宅莫有愆素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掩坎廣輪顧盼無依徘徊增哀願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

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司學徒儒風揚自渭北佐朔方戎政閑黔首康冠惠文垂衣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篆遺德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禽以食菜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

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卽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叅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闔委政繫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

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于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家姪某等抱孤卽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于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自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旣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

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爲述德之作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語駭切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叙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
府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
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
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
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
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
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
于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天
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
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爲吏部尚
書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

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
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
難至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叅軍今無祿仕
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
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
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于號舉弘農君之喪咸至
于墓窆音焉旣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
嗚呼世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
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饑僕御
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
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

柳文 卷之十二
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竒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譔漢書文章爲四十卷歌謠言議織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功讀書不廢蚤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間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臥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柳文卷之十三

墓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繆徙播厲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音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寃無窮既舉葬直忍切猶以不孝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

酷焉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
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
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
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
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
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
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
長皆爲名婦先君之任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
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
如臣事君下已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
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

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
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婦也
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
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
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
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
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
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
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
歲而不果娶竄窮徼人多疾殃炎暑熯蒸其下卑濕非所
以養也謫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

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
又頑狼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於今靈車遠去而身獨
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繫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
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
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
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辯族氏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祖某爲其官
父冲爲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德充於容
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
翦制之事又能爲雅琴素聲操縵之具婦道旣備宜爲君

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
廟而歸于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
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
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以上爲宰相四世噫我
伯祖以宗胄碩大而濟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脩其
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
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
而反于淮許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
誠必親男旣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已子
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
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于宣州旌

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為楊子丞疾痺廢瘳而沒太原王紆今為右補闕潁川陳萇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歛至于大歛比及葬則二壻實叅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縗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大臨叩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合以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為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夙淪夫子嗣又喪平聲幃不復岷之陽兆靈趾棲鳳里良之山允之水靈之車當反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笄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案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冲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

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纒就位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緇縲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棄於是日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於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年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此命也旣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旣

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朞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陳君乃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慤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萋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

曾祖諱某爲徐州長史祖諱某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邛
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凡歸于夫家爲婦爲
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
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
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
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
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
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
時事會世難教告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

太夫人之憂慮給音息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矧書
爲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
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
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有知者
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
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耶嗚呼
痛其甚歟遂濡血以書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
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
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

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于今金吾府君諱傲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風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并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

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懣之色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眎滌濯羞簪鬢勞以待旦每休湯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與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已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

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
立氣給以少間故二稚未齒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
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
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
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在三子幼
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殯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
人五旬而夭因拊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媪
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於長安縣之
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
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
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中
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
凝代濟仁孝號爲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
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蕪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
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
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
歲屬先妣之忌飯於仁祠就問其故媵傅以告遂號泣不
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於我
柔日旣卜乃歸於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
深髻稚好言始于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

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休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况又通家愛之如已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衰門多豐音上天無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其間冠衣純采暮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

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栖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婉淑姿鏘翔令容委窮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室兮

下殤女子墓博記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爲尼號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人者然卒天歛以緇褐銘用博璧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隅銘曰孰致也而生孰召

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小姪女墓埽記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于唐有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慎言爲僊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夫人旣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

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棄萬姓嗣皇承大位八居禁中許謀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由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和鈞肅給之効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

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
嚴肅以莅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
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
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旣壽而
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
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丁用揚
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毘邦人是望平聲若若紫
綬榮於高堂惟昔孟氏號爲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懿
懿夫人惟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閱此顯
魂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爲朗州員外司戶河東
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
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
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
以叔舅命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恩其故他姬子
雜已子造次莫能辨無忤忌之行無犯音迂之氣一畝之
宅言笑不聞于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旣乳病肝
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暮月之日縈服飭容而終
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
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

貶更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巽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
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
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擘祖曰某官鯤唐興中書
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
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其實後
子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玄
不績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
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
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是怙夫屬忻然
髮音被鬚音弟我我邊豆惟嘉丞嘗賓燕其羞孔多有苾有嚴

神饗斯何奚仲虺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訛淑人
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嚴阿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
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崩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子某
爲石刻而納諸壙

馬氏女雷五葬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惠異甚凡事絲
繡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
姿潔清脩嚴恒若簪珠璣衣紉縠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
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

柳文卷之十三終
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
文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閱焉
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玄塶追而納諸墓

柳文卷之十三終

柳文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音杭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
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
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
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
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音沙鯿音似似呂音臚鯿音臚鯿音臚者不能
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
下伺大鮪音音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鯿數萬垂涎流沫後者
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

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音秃翼顛倒頓踣音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坻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平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音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

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鱣鱸鯉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剝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音鮪音而遺胤音切音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音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

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曾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鱸與鮮薨黯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艦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汨泥淖撓混

沙礫音歷視之分寸貽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其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

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
餘里又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蟀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
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
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
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
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
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
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
翰音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
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
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

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
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
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
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
辭辭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旣見曰余聞子坐事斥
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
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
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
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

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耻遇俸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惻惻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瀆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背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子也曰何哉曰杜兼爲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慾吾以爲唐檮杌饕餮者亡以異然而卒入爲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孰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諛曰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謫怒於上今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克己其爲過章章

者凡天下兒童

後闕

天對

今將楚詞天問逐段附入遇天問則低寫于前遇天對則高寫於後仍入諸家音釋覽者詳焉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曹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呼骨黑晰

眇往來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

園則九重孰營度之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運轉渾淪蒙以園號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冥疑玄釐無功無作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

烏倏繫維乃糜身位無極之極泮弥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皇熙亶亶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惜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折筭剡筵午施旁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規燧魄淵太虛是屬基地萬燄咸焉是託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輻旋南畫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惡有谷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無窮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爲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怪泚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應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明焉非闕晦兮非藏

角宿未日曜靈安藏

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惟鯨誥誥隣聖而孽怙師厖蒙乃尚其圮后惟師之難贖

類使試鯨鯨音

鳴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

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鳴龜肆喙

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

業而厥謀不同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渠夫固不可以類胍躬躋

步橋楯勘踣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受是玄

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音畚音鍤音究勤而期畫厥尾

鮫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圜憲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

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恩天極

九州何錯川谷何漥

州錯富媪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庠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疏滲

渴而升克融有餘泄漏復行噐運洩洩音悠又何溢爲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

南北順隳音其衍幾何

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崑崙縣圃其尻丘刀切安在

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清温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惟若之華音稟羲以耀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嚶人名是達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有虬蜃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負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靡泝九衢臬華安居

有萍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臬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二歲遺骨具脩已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

潛謂不死

鯨魚何所斲音堆焉處

鯨魚人貌邇列姑射斲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馬有十日其火百物昇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羣鳥是解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鼃飽

禹懲于續蠡婦亟合股離厥膚三門以不眡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魚列切

彼呱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耆曷戚曷孽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音菊而無害厥躬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克窮聖庸夫

孰克害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埒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胡往不道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啓達厥聲堪與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質莫候切嬪

何勤子屠而死分竟墜

禹母產聖何謳普通切厥旅彼淫言亂囑聰馘以不處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臨厥鱗集于皖肆叫帝不謀失位滋嫚有洛之嫖胡故切焉妻于狡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
而濫厥福

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奸民是臧舉土作仇徒
怙身弧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鯀殛羽巖化黃而淵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

子宜播殖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不徹以圖民
以謹以都

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

白蜺嬰弗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
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王子怪駭蜺形弗裳文褫操戈猶憎夫藥良終鳥號以游
奮厥篚筐芻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幽陽潛爨陰蒸而雨萍憑以興厥號爰所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氣怪以神爰有竒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鼈戴山抃何以安之

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鼈厥首而恒以恬夷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澆嫪以力兄麇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旣裳旣舍宜咸墜厥首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瞽父佻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

于媯之汭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臺于璜箕克兆之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

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大斷

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

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空桑鼎殷諂羹厥鵠惟軻知言憫焉以爲不仁易愚危夫

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

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嚳狄禱禰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該德胤考蓐收于西瓜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牧正矜矜澆扈爰踣

于協時舞何以懷之

階于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狙厥賊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幸后駭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嗇寶被躬

焚以旗之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斲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唯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解父狄淫遭慙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

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賸有莘之婦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

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憑怒以割

癸挑而讎

會鼉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莘之到擊紂躬叔

且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

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

何以將之

膠鬲比糝雨行踐期捧益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

使萃之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莛

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咸追厥死爭徂噐之翼
鼓顛禦謹舞靡之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愴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給娛戴勝之

獸觴瑶池以迭謠

妖夫曳銜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孺賊厥詵爰厲其弧幽禍挈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農殺諫

尸謗屠孰鰥祭以徵而化黿是辜

天命反側何罰何怙

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齊栢九會卒然身殺

栢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即彌字讒諂是服比干

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

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紂無誰使惑堆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僂寵干異召死

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

厚

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米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

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棄靈而功篤胡爽焉翼水以炎蓋崇長焉既岐既疑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遷藏就岐何能依

踰梁橐囊羶仁蟻萃

殷有惑婦何所譏

妲滅淫商痛音敷民以亟去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肉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天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牙伏牛漁積内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眦顯光奮力屠國以

髀髓厥商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胡蠙訟蟻賊而以變天地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光徵夢祖憾離以厲仿惶激覆而勇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鏗羨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蟻微命力何固

蠃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蠃即

驚女采薇鹿何祐比至回水萃何喜

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鍼欲兄愛以快後富愈多厥車卒遂以旅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尤處爰何云

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咨吟于野胡若之佷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

咿憂音憂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啗厥詐讒登狡庸拂以施

甘恬禍凶亟鋤夷復不可化徒若罷

吳光爭國父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

告堵教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闔綽厥武滋以侈頽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欵吾敖之

闕以菴尸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柳文卷之十四終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